

从“可看”到“好看”，AIGC 短剧要努力

梁君健

坚持“两创”
关注新时代文艺

使用。

人工智能正在从“产品标签”迅速成为影视行业的“基础设施”。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工作流程和创作思路革新，使视听内容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，更低成本、更大规模、更快速度的制作，成为短剧行业新常态。据从业者介绍，在确保基本品质的前提下，借助最新人工智能应用，人均一天可以出产1—2集短剧，生产效率提升10倍以上，成本则降低到实景拍摄的1/10以下。

可以说，随着技术进一步迭代和行业内更广泛应用，人工智能生成的视听内容，已经基本达到“可看”“可接受”的质量标准。而如何从“可看”变为“好看”，行业主体和创作主体仍面临挑战。

对行业主体来说，需要迅速摆脱快消品思维，有效整合相关资源，主动建立适应AIGC生产力的生产关系。今年2月，国家广播电视台发布《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 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》，倡导探索微短剧创作与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及网络文学、网络游戏等业态深度融合。诸多机构和平台也发布了AIGC激励政策。芒果TV面向制作机构、高校、个人等全球创作者，启动

“AIGC微短剧创作者生态计划”，通过版权IP、AI工具及资金流量赋能创作者；阅文集团以“AI+漫剧”为引擎，加速盘活网络文学IP储备；昆仑万维发布AI短剧创作平台SkyReels，并通过短剧平台DramaWave开启海外短剧业务板块。

对创作者来说，面对不确定性很高的模型与算法，需要摆脱技术迷信，探索提升艺术品质和文化价值的有效路径。应该看到，在“一键成片”的技术神话背后，虚拟拍摄和制作技术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，人工智能带来的关键变化更多在于成本和效率，而非影像水平。对观众端的体验来说，早已成熟的CG（计算机生成图像）特效，依然是高品质的代表。而创新的隐忧则表现在，当所有的创作都变成数据生成和菜单点选的时候，短剧就成了“预制菜”和薄利多销的“走量生意”，来自真实生活的鲜活感和生动性被极大地稀

释了。学习AI提示词的过程，实际上也可能被其束缚思路。越是擅于使用AI工具，创作者越需要提醒自己：从鲜活的生活中发现与捕捉，而不只是在大量数据资产基础上模式化地输出。

技术发展始终是为创作服务的。在电影诞生以来的130年间，从无声到有声，从宽银幕到3D，从胶片到数字……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给创作者带来不同程度的震动，但其最终结果，都是影视艺术质量的不断提高。面对AIGC带来的新一轮技术革新，创作者需要适应和拥抱人与技术的共生形态，克服技术壁垒、学习新的创作逻辑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不断发掘专业创作者的独特价值。一方面，坚守来自传统创作经验的导演意识和精品意识，避免单纯“炫技”式的作品，在AIGC的协助下主动融合多元美学风格，让其成为主题表达的有效手段。另一方面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、文化出海和文明互鉴等领域，也都为AIGC短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机遇，呼唤着创作者积极承担文化使命，不断实现新的突破。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）

艺海观澜

视听内容是当下文化生活的“刚需”，也是文艺创新最富活力的板块之一。日前在京举办的2025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上，业界人士热议新时代视听精品进阶之路。本版摘编部分观点，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创作者的职责是把日子拍出花来

长视频的荣光，在于让更多人重新拾起价值理性，再次确定情感追求。我们在创作中，既要给观众生活的陪伴，也要让观众找到生命的意义。《生万物》就是把当下很多人不相信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通过“俺爹俺娘”，通过“天牛庙村的

村民”，让你再次相信。没有价值理性，没有情感追求，就没有影视行业的未来。影像能否给现代人安慰，是这个行业兴与衰的锚点。我们创作者的职责就是：把日子拍出花来。

——王晓晖（爱奇艺首席内容官）

精品剧集不是文化“孤岛”

精品剧集不是文化“孤岛”，而应成为驱动大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IP。构建IP生态产业系统、放大“内容+N”的价值，是好故事创作的前提也是必然。近年来，精品剧集的IP运营已超越单部作品的成功，朝着“长线化、系列化、宇宙化”的方向迈进。《甄嬛传》彰显了经典内容穿越周期的长尾价

值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国色芳华》开启了“剧集+文旅”的新模式，《莲花楼》与《逆水寒》影游联动实现热度流量的相互转化。这些多元化实践，共同构成了精品剧集从“一次性消费”向长效价值体系转型升级的生动图景。

——赵依芳（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）

让套路为剧情服务，而不是相反

同质化的从来都不是题材，而是剧情。不能让观众觉得，一说家庭矛盾就是婆媳关系。要把同样的题材讲出新意。套路不一定是坏事，重要的是让套路为剧情服务，不能本末倒置，变成剧情为套路服

务。我们的传统文化中，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元素，以好的立意、选题、创意、故事去融合丰厚的传统文化，这是避免同质化的可行路径。

——李鸿坚（山海星辰集团联合创始人）

叙事要从容且富有诗意

创作时，我们不妨学习一下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诗歌。诗歌拥有完整的结构，也有高远的境界。经典叙事不必一味强调环环相扣，强化冲突，从容且富有诗意，同样能给观众很强的代入感。学会停下来

写剧，写出人物的人生态度，探寻命运背后的时代特点，才能丰富作品的内涵，提升叙事的深层意义。《山花烂漫时》《我的阿勒泰》等现实主义剧作就是这样做的。

——刘和平（编剧）

别让畏惧困住创作

在流量、效率、算法成为流行词的当下，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似乎伴随着我们每一个创作者。我们怕“不一样”，怕创新带来的风险，怕不被大数据认可；我们怕“爽感”，怕“人设”不够极致，怕情节不够有冲击力；我们怕“出圈”，怕被流行

和时尚抛弃……当我们因为各种“怕”而止步不前时，不妨回归最原始的对故事、对人、对时代、对生活、对艺术的挚爱，在“爱”中去探究和创造。不要让畏惧成为囚笼，艺术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广。

——梁振华（编剧）

内容的价值必须被重新衡量

在这个内容极度饱和的时代，一张“合格证”，并不能保证你的作品被看见、被记住、被讨论。中国剧集创作正在进入一个“精品的深度进化”阶段。一部作品必须有一个能够定义它，并能与观众建立强情绪连接的记忆点。“极致长板”成为生存必然。因而，内容的价值必须被重新衡量。精品剧这条

路要想走得通、走得远，需要商业模式的重塑，需要生产模式的创新。最终都指向一个起点——人。一个行业最有活力的标志，就是永远有新鲜的血液在涌动，永远有带着新想法的年轻人，敢于站出来，挑战创作的惯性。

——郑林（伴山（上海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）

国风音乐剧唱好“融合”曲

陈 宁

新作速评

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文艺新作，横屏微短剧《怒刺》近日全网上线，凭借迥异于传统影视剧的故事讲述方式，收获不少网友尤其是年轻人的好评。

该剧以1937年天津沦陷为历史背景，讲述叶清轩、白鸽、丁姗姗等一群青年投身抗战，历经叛徒出卖、亲人反目、队友被捕等生死考验，不断成长和成熟，最终粉碎日寇阴谋的故事。作为一部主旋律微短剧，《怒刺》塑造的主人公并非“高”“大”“全”的完美英雄，而是有血有肉、有迟疑、有缺陷、有转变的普通人物形象。

男主角叶清轩表面上是浪荡不羁的风流公子，实际是勇敢抗日、让敌人闻风丧胆的“书生杀手”。他参加抗日活动，开始只是为师傅报仇，参加锄奸团后，也偶尔会在信仰与亲情之间徘徊，直到被民族大义感召激励。从有钱人家衣食不愁的大小姐，到抗日锄奸团里的热血青年，丁姗姗的转变也非凭空领悟，而是现实生活将其惊醒。家产被日本人侵吞，父亲被日本特务暗杀，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让她醒悟，最终投身抗日战线。剧中人物情感变化的弧线自然，逻辑可信，让观众从角色身上看到家国沦陷后挣扎前行的真实个体。

作品对抗战历史的讲述，选择了以往不太被大家关注的“经济战”角度。片中没有宏大悲壮的战争场面，也没有谍战剧的惊心动魄，而是聚焦当时天津物资短缺、货币贬值、粮食能级起伏过大、抵制日伪政府“联银券”等百姓日常生活，进行微观式描述。这种以小见大的轻量化叙事，让沉重的历史以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生活经验的方式被接受。

在情绪价值成为短剧必备要素的趋势下，《怒刺》在情感设计层面也呼应了“密度高、冲突强、情绪爽”的模式。剧中所构建的叶清轩、白鸽与丁姗姗三人的情感线，成为主题叙事的一个软性支点，使观众在与剧中角色共情的同时，自然地接受了他们所传递出的正向价值观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怒刺》的探索不啻主旋律微短剧的一个实验样本。

（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）



轻观众热情拥抱传统文化，更期待在舞台上看到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，国风音乐剧因而成为话题性产品，凭借口碑效应广泛传播，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的“种草”、刷屏分享等，显著扩大了国风音乐剧的影响力。

所谓水深船高，需求端的“看好”倒逼创作生产端的提升。国风音乐剧创作从早期的元素简单嫁接，到如今深入传统文化内核进行现代转译，越来越见“融合”功夫。音乐剧《赵氏孤儿》强化旋律、歌词与剧情的契合度，赋予家国大义的主题更多情感色彩，演绎出中国文化的情义之美。音乐剧《南孔》巧妙将宋韵文法融入戏剧语言，将《论语》中的箴言智慧融入台词，使得南孔故事、南孔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近大众。音乐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以琵琶、笛、箫、埙、中国鼓等构建东方音色底基，又融入秦腔韵味、陕西民歌，通过丰富的音乐层次还原

了长安“文化交汇中心”的历史情境。

关键在融合，挑战也在融合。应该看到，当下一些音乐剧虽冠以国风之名，但在艺术语言上与要表达的东方意蕴气质不符，导致观众的接受度不高。一些作品在戏剧和音乐的融合上功力不够，或是编剧环节的故事性薄弱、节奏失衡，或是作曲用写“歌”的理念写“剧”，缺乏音乐的行动性、性格化，缺乏起承转合，让音乐剧变成歌曲联唱。还有一些演员存在“重唱功、轻表演”的问题，忽略对角色细腻情绪和内心世界的刻画，不能充分展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立体感。

无论是舞剧《只此青绿》《天工开物》，还是动画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《浪浪山小妖怪》，近年来，许多艺术门类里都有传统文化题材作品取得成功，出圈传播。这也启发我们在对比中思索什么是音乐剧的独特性，总结国风音乐剧的创作得失。

不难看出，音乐剧的灵魂是音乐，它更通俗，更朗朗上口，更容易传唱，这是无论如何创新都不能丢掉的立身之本。音乐剧还是非常有感染力的现场表演，演员能与观众产生直接的情感交流，带来即时的情感共振，其面对面的互动是很多艺术形式难以比拟的。

音乐剧的“在场”，是情感的在场，也是文化的在场；音乐剧的“融合”，在古今中外的交汇处最见功力，也最见魅力。相信未来国产音乐剧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，能够不断丰富中外融合的表现语汇，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）

上图为音乐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演出剧照。

资料图片



微短剧《怒刺》海报
资料图片



本版邮箱:wenyip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胡妍妍 版式设计:沈亦伶

专家评价和大众评价，谁说了算

沈 楠

一部文艺作品问世，总要面临来自专业和大众不同层面的接受与评价。本来，专家评价在研讨会上，属于专业圈内的褒贬优劣，大众评价在读者观念心里，是阅读与观看过程中油然而生的感受，二者井水不犯河水。但现在，情况正在发生变化。

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，人们表达感受与意见的途径与方式日益多元，社交平台上“观点池”越来越大，不同观点的交锋也更直接更及时。一部电影上映，专家好评接连出现，但票房惨淡；一部新戏公演，观众跨城奔赴、蜂拥而至，但专家这厢避而不谈，或者欲言又止。特别是在一些评奖评优活动中，专

家认可度高、观众评价低，或者市场反应热烈、最终评选失利的情况，频频引发关注讨论。

一方面，出现“不一致”，并不意味着“一致”不可能。客观地看，专业标准和群众趣味并不矛盾，专家评价和大众评价完全可以一致，可以并驾齐驱。文艺史上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太多了，文艺创作恰恰应该奔着这个目标而去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要乐见其变。专家评价和大众评价不一致，说明了作品的传播接受范围在扩大，不再只是“墙里开花”，说明了文艺生态的活跃——人们看完一个剧，还愿意去听听意见，看看和自己想的是不是一致，品一品未尽的滋味。

专家和观众之间这种感受的流动，意见的映照，各种评价、趣味、思想的参差互鉴，恰恰说明了文艺生活的活力涌动。

有了“不一致”，有了讨论，也会倒逼着专家和大众反观自省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观点。看看这专家意见里，究竟有多少是公平而论的真知灼见，有多少是以艺术之名的削足适履、刻舟求剑，或者有多

少是红包评论、人情评论；反过来，大众的评价里，也要看看到底是发自内心的感受，还是为了传播量、点击量而起的噱头，是个体心声还是平台意见，抑或背后是粉丝经济在推动。

无论是从专业角度出发，还是

注重个体感受，只要真实、真诚，专家有专家的含金量，大众有大众的真肺腑，就都有价值，其意见都能为有心的创作者所借鉴吸收。

近年来一个重要的趋势是，专家和大众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互动。以专家为主体、面向大众开展的艺术导赏，以及形式各样的演后谈、映后谈，搭建起了普及和提升大众艺术素养的桥梁；社交平台上风生水起的艺术自媒体中，既有资深专家“下场”演示，也有“十级爱好者”倾情品评，多种视角、多种审美趣味沟通互鉴。这样的生态是文艺的幸事，从中也可看到文艺评论的更多可能。

锐见